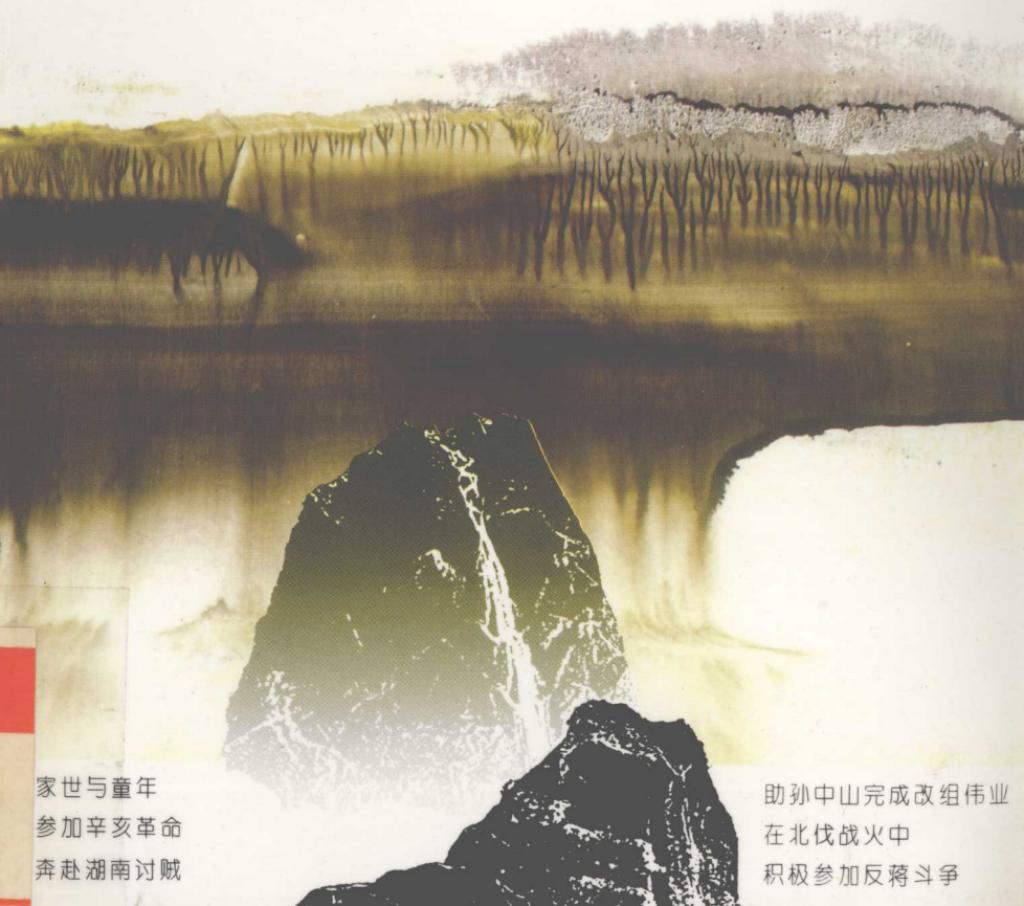


Weiren zhichu Xianbeipian

伟人之初
★先辈篇

王渔 王砚平

林伯渠



家世与童年

参加辛亥革命

奔赴湖南讨贼

助孙中山完成改组伟业

在北伐战火中

积极参加反蒋斗争

Weilren zhichu Xianheipian

伟人之都
★先贤祠

无题 王海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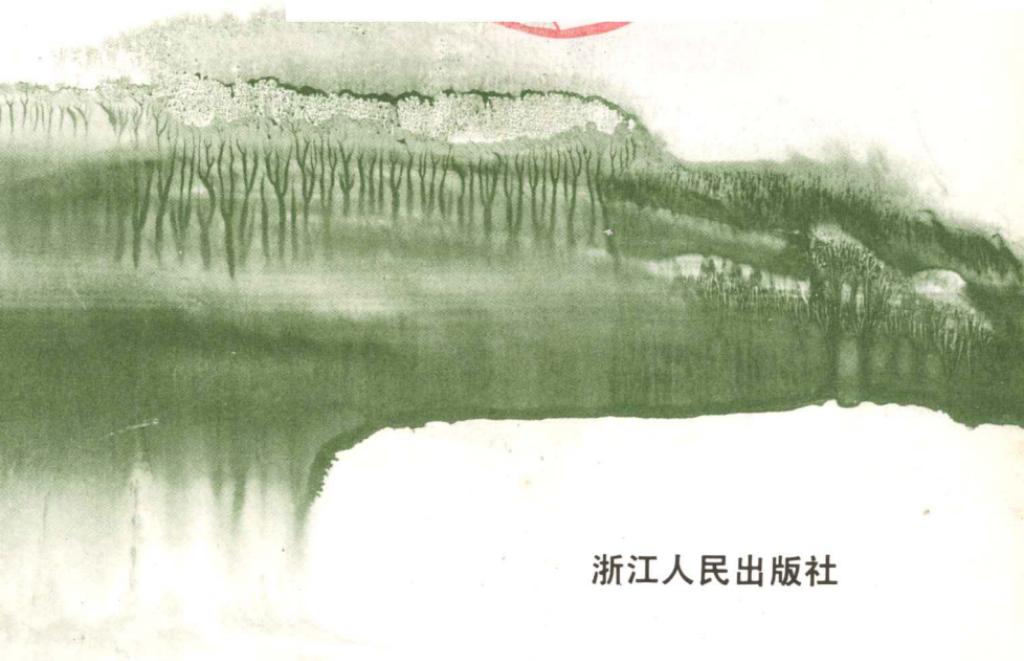
林伯渠



伟人之初
★先辈篇

王渔 王砚平

林伯渠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邦顺

封面设计：池长尧

伟人之初：林伯渠

王渔 王砚平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5.1 万 印数 1--5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3-01285-1/K · 343 定 价：13.00 元

顾问

王忍之 卢之超

主编

曹志为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渔	王承光	王树盛	方 立
刘家新	朱 玉	朱元石	孙 钢
杨 泰	杨瑞广	李 捷	陈石平
陈艾菲	迟爱萍	罗英才	金 凤
姚建平	郭春福	高 路	黄 瑶
萧心力	章学新	辜文兴	程中原
蔡庆新	黎 白		

丛书献词

我们在近现代中国悲壮而撼人的历史画卷前肃立、沉思！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一个个名字不停地闪烁，一条条对理想苦苦追求的轨迹清晰地呈现。

如果有人问：谁的理想最宏远，谁的追求最理性，谁在中华民族的自救和解放道路上洒下了最多热情与鲜血？历史已经昭示，那就是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面对着这一代震古烁今的共产党领袖们，我们常想：同处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为什么他们能走出封建中国凝重的历史和文化壁垒，在改造社会中不断抛弃旧我，完善新我？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宏大的理想，如此不屈的求索精神，如此撼人的牺牲精神？为什么他们能脱颖而出，成为领着中华民族走向独立与富强的领袖，成为我们这个悠久、灿烂而又一度落伍的古老民族的脊梁？

我们企望沿着他们从平凡走向伟大所留下的履迹寻求答案。

我们努力地求索。

我们坚信，这中间蕴含着一个不屈民族永恒的内力。

我们还坚信，中华民族走向明天的灿烂与辉煌，依旧需要这种永恒的力量。

《伟人之初》丛书，正是我们这种努力的记录和结果。如

果青年朋友们在与这些也曾从年轻时代走过来的伟人们的心灵对话中有所启迪的话，那末，这就是对我们这种努力和追求的最大鼓励。

《伟人之初》丛书编委会

前　　言

林伯渠，又名祖涵，号邃园，表字伯渠。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事业。1905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21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又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成员之一。在延安时期曾被尊称为“中共五老”之一。

林伯渠一生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阶段。先后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常委、总务部副部长、农民部部长；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红军总供给部部长、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代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书将要介绍的，主要是他怎样由一名晚清学子逐渐成长为一位不断追求进步，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与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忠于自己的理想，不计个人安危，勇往直前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以及他在这一过程中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不朽贡献。

目 录

前 言	(1)
一 名门之子	(1)
诞生与家世	(1)
发蒙与励志	(3)
就读道水书院	(8)
向往富国强兵	(12)
二 走职业革命家之路	(21)
浮槎东渡	(21)
加入中国同盟会	(26)
投身边疆革命	(33)
参加辛亥首义	(47)
三 转 折	(56)
流亡生涯	(56)
结识李大钊	(67)
湖南讨贼	(72)

新的起点	(84)
研读马列	(92)
接触工运	(99)
四 在改组国民党中	(101)
力主与孙中山合作	(101)
两党领袖联系中的特殊人物	(104)
在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任上	(108)
进入中央领导层	(118)
反击西山会议派	(126)
参与主持筹备国民党二大	(128)
五 北伐前后	(133)
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	(133)
六军党代表	(147)
出 征	(151)
重返国民党中央	(162)
六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	(172)
谋划逮蒋	(172)
为农民声辩	(177)
革命者的本色	(187)
走武装革命之路	(193)
林伯渠早期活动大事记 (1886—1927)	(197)
后 记	(223)

一 名门之子

诞生与家世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清光绪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出生于湖南省安福县（今临澧）凉水井。这时正是清政府洋务派推行所谓“富国强兵”的新政，湘系军阀、淮系军阀争相购买船炮，建立南洋、北洋水师，并进而设局自造枪炮轮船，设置学堂培养人才，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等形式开始创办机器制造、采矿、冶炼、纺织、铁路、轮船公司等新式工业与交通运输事业的时候。洋务派的这种新政，虽然没有给中国带来富强，改变中国的贫弱状况，而且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还招致了惨败，但是在开始一段时间内，却曾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的知识界的出现，促进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思想。在湖南因有湘军头目曾国荃、湖广总督张之洞等积极提倡，并且湘系军阀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问题上，与淮系军阀李鸿章等还有所不同，这种新政对人们的影响尤为显著。林伯渠就是诞生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之中。

湖南北有浩浩洞庭湖，南有巍巍衡山，东临罗霄之亘，西

有武陵之叠，中有九嶷、岳麓之秀，并有湘、资、沅、澧四条大河流贯其间，山水雄奇瑰丽，自古这里就吸引了无数骚人墨客，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楚辞》的大部分篇章，就是屈原被放逐于湘沅时的作品。战国楚大夫宋玉墓，相传就在临澧。西汉贾谊，东汉蔡邕，东晋陶渊明，唐朝李白、孟浩然、王昌龄、元吉、刘禹锡、李商隐及散文宗师韩愈、柳宗元，都在这里留下了不朽的佳作。杜甫亦客死湖南。宋代周敦颐、黄庭坚、秦观、辛弃疾、朱熹、范仲淹等也都在这里留有诗文。明清之际，这里还出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王船山和中国近代改革的先驱魏源。湖南这种楚文化的氛围，对林伯渠的成长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林伯渠的家乡，地处湖南澧水下游的丘陵地带，是一个四面环山、泉甘土沃的小平原，一道清溪流贯中央。林伯渠的先人 200 多年前从福建侯官（今福州市）移居到此，到林伯渠时，林家已是这里的“名门望族”、“书香门第”。曾有几代人为官或获有“功名”。

林伯渠的曾祖父林长槐，是清道光年间的举人，曾任四川邻水、宜宾知县和叙永直隶厅同知。伯祖父林子綬亦任过县令。祖父林山萃，是个廪生，早逝。父亲林鸿仪（1865—1906），曾至武昌英国循道会创办的博文中学（后改为博文书院）就读；1893 年在乡试中，被录取为副贡生；1896 年赴京师，入太学，在京师读书达 3 年之久；是位既谙中国传统文化，又研习过天文、地理、数学、矿学等西学，在当地颇具名望的知识分子。他学养深厚，崇尚“忠义”、“真直”、“笃行”，主张士应“有忠义之性，怀真直之操”，“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香，玉可碎而不可攻其白，金可

销而不可易其刚”。他目睹列强侵略中国和清廷腐败无能，希望中国能变法自强。在京师太学完成学业之时，正值戊戌变法失败，他没有去做官，低眉折腰去谄事权贵，而是毅然回到家乡教书。林伯渠的母亲李氏，是一农家妇女，她在以教书为业的父亲的帮助下，粗识文字，思想开朗，秉性慈祥，勤劳俭朴。林伯渠在《病中自寿》诗中犹怀念他的母亲：“百花生日我亦生，荏苒华年五八春。枕上梦回慈母泪，胸中牢落杞人心。”^①

林氏家境，自曾祖父去世后，家道中落。父亲在世时，家中有水田八石。父亲逝世后，林伯渠兄弟4人分家，每房只分得两石水田，约合12亩。因家中主要成员多是读书人，不是教书就是在外边做事，这些土地每年主要是出租。按其家庭的经济状况，应属于小土地出租者。

发蒙与励志

林伯渠自幼体弱多病，由于父亲经常在外，母亲家务繁忙，祖母须为长房其他幼孙分心，加之山乡小村就医买药路途远，财力人力都不足，家中对林的调摄护理势难周到，最初主要是靠静养。然而长期静养的结果，反而使林伯渠的身体更加虚弱，到接近学龄时，他还举止迟钝，言语不清，甚至心神恍惚，视听模糊。后来，家人觉得这样做不是办法，经过反复商量，决定让他增加一些室外活动，经风雨见世面，在

^① 《林伯渠同志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37页。

活动中增强其体质。年近 7 岁的林伯渠，终于从家人的怀抱中解脱出来，迈步于家庭以外的小世界。

走出家门，林伯渠对一切都感到格外新鲜。他同村里的儿童一道，跑遍了周围的农田山林，辨认草木虫鱼，参加拾穗、摘瓜和扒柴割草，不但身体一天一天地壮实起来，而且也思考越来越多的问题。如太阳升降，月相盈亏，风雨作息，寒来暑往，以至迅雷斗阵，彩虹架桥等天象，都常常激起林伯渠的疑惑与无限的遐想。

这时林伯渠还常跟着几个年岁稍长、已入私塾念书的同伴，去旁听塾师教授《千字文》，看他们描红习字，对识字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从家中找出一本《千字文》，自己也学了起来。在家中大人和比他长 7 岁的堂兄林修梅（名祖堃，字修梅，号浴凡，1879—1921）的指点帮助下，不久，他就读完了《千字文》，并开始读《三字经》。

1893 年冬，父亲应乡试后从省城回来，目睹儿子长高了，身体也好了起来，异常高兴。令他尤其惊异的是，儿子竟能认识 1000 多字，能说出一些文句或段落大意，且能背诵。此后，父亲就更加注意开阔儿子的眼界，带他走亲访友，到牌楼冈去祭扫祖茔，到澧水南岸的停弦渡镇去赶集，观赏腊月初八群众击鼓驱疫鬼的热闹场面。每到一处，就把这里是什么冈，什么垭，什么湾，什么坪，有什么寺观庙宇、古墓、祠堂、掌故，乃至丛林老树，流水人家，都一一讲给儿子听。林伯渠常常听得心旷神怡，兴致勃勃，流连忘返。父亲的这些教诲，使他更加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乃至一草一木。后来林伯渠离开家乡，在秉烛夜读之余或星斗阑干时，还常常“我欲乘风叩九畹”，去看那“澧兰”和“沅芷”，甚至梦回故

里，神游儿时曾戏耍与去过的那些地方。他在延安时写的七律《梦返故乡》，就曾深情地记述过此事：

儿时心事浑难忘，梦里仓皇返故乡。
腊鼓停弦过闹市，牌楼驻马望阡冈。
山容淡远青还在，壁合无间色亦香。
最是后园风景好，百花如锦拂檐墙。^①

林伯渠不但热爱家乡秀丽的山川景色，而且像许多青少年一样，也很爱在夏日的池畔，冬日的炉边，听年迈的老祖母和乡间的耆老讲述民间传说和清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常德、澧州等地的故事，更爱听博学的父亲讲英雄豪杰、骚人墨客的奇闻轶事。

有一次，父亲给他讲起 30 年前在本地发生的一件韵事：同治年间，一位学政从省城来澧州主考童生和生员，特地赴新安访问咸丰进士、著名诗人黄道让（1814—1863，著有《雪竹楼诗稿》）。黄以上宾相待，引他游览数日，沿途宾主赋诗联对，唱和甚欢。只是主人酬应较快，而宾客却有时讷讷难出，不免有些不快，很想改变这种尴尬局面。有一天，两人又畅游澧水，放舟而下，来到停弦渡一带，学政赞美山水明媚，立即邀黄道让联句属对。黄请学政先提出边，学政脱口而出：“河山图画烟作墨。”黄想了想，摇头说：这可不容易对，要咏的是河山，而“河、山”二字你都用去，我用什么呢？学政得意地催促：以你的高才，定能对好。黄不好再推辞，只好遵命。他略加思索后说：你的出边是“河山图画烟作墨”，我且对个“风水文章桨打圈”，冒昧陈词，至希不

① 《林伯渠同志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5 页。

吝指教。

讲到这里，父亲便考问伯渠：这出边和对边，哪一句为好？伯渠经过一番寻思，回答说：出边太明显，平常，好像一般人都想得到；对边，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说明，总之是同出边相反。父亲说：那就是含蓄，隽永，巧妙。把“山河”比作“图画”是陈词滥调，“烟作墨”无论在次序上或形象上都有点不伦不类。而把“风水”比作“文章”，又妙手天成地用眼前事，口头语，很自然地承贯下来，用“桨打圈”来形容风水文章，作为对山河的赞美，这才真正是构思精妙，巧发其中。

伯渠对父亲评述的一些用语，虽然还不能完全了然于心，但在所述景物和父亲态度的启示下，还是领略了一些意思，从而产生了对家乡诗人黄道让的仰慕之情，对吟诗联对也开始发生了兴趣。

林鸿仪怀着期望儿子“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心情，除了督导伯渠继续锻炼体魄、注意身心修养和帮助料理家务外，开始考虑儿子的读书计划。他着手编辑了一套课本，每种都冠以“励志”二字，以说明编书的宗旨和选材的指导思想。这四种书，即《励志文选》、《励志诗选》、《励志词选》和《励志曲选》，除《文选》较厚外，其他各种都不厚，均是撷取自古至今文、诗、词、曲的精华。从1894年春天开始，林鸿仪即按着这几种课文逐渐教伯渠课读。这套课本，后来由于远近各私塾间辗转传抄，流行日广，直至辛亥革命前后，当地仍有一些私塾把它列入蒙学课本。不管编者是否有意，实际上它在当时当地废科举、兴学堂方面，却起了一定的驱旧迎新的作用。

1895年，9岁的林伯渠正式入父亲新创办的私塾就读。主课是“四书”，先读《孟子》，而后《大学》、《论语》和《中庸》。《孟子》语言通俗，行文流畅，内容也颇能开阔人们心胸。在那皇帝至高无上的年代，伯渠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语句，感到非常新鲜。读《中庸》时，学到书中说的为学五个步骤，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感到很受启发。

林鸿仪素来认为，为学最忌空疏而不务实，只顾独善其身而不求兼济天下。他认为，学要能经世致用，除了礼乐刑政之学外，还应研究能充盈府库之学。他非常相信春秋时期管子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汉贾谊所说的“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的道理。眼见唐刘晏所说的“理财当以爱民为先”，而爱民“当使之耕耘织纤”，“而在赐焉”的话。所以在主持私塾时，除了教林伯渠“四书”之外，还为伯渠拟出一个书目，叫他读《史记》的《管晏传》、《商君传》，《汉书》的《贾谊传》，《唐书》的《刘晏传》、《杨炎传》，《宋史·王安石传》和《明史·张居正传》等这些历史上理财能手的传略。正处在记忆力旺盛时期的林伯渠，诵读了这些传记，知道稼穑艰难，为人做事必须务实，这对他后来重视理财和善于理财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林伯渠非常感激幼时父亲对他的这种教育。后来到了延安，他在《六十自寿》中曾写道：“六十年匆匆地越过了生命的旅程，回首往事，儿时聆受庭训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